

回教風雲人物

西北豪傑馬麟

(一)

●高文遠（前任立法委員）

聰慧過人少年老成

馬麟，字勳臣，清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二月八日生於甘肅河州（臨夏）西鄉亂藏村。自幼聰慧過人，態度大方，言語中肯有節，一付少年老成的模樣。因之回鄉人民稱之為「尕老」，甘肅人之「尕」（音丫丫）字與「小」同意，也就是「小老漢」之意。

馬麟的祖父馬興旺，世居河州西鄉亂藏村，共有七子；次子海晏，字清菴。海晏生三子：長子馬麟，字閣臣，生於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次子馬麟，三子馬鳳，字翔臣，生於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馬鳳自幼研習阿拉伯文，頗有造詣，已成回教經師，於宣統三年（一九一一）早逝，年僅二十一歲。馬興旺祖上務農，至海晏幼習阿拉伯文，及長經營藏區生意，其後家道日見富裕，因之致力於宗教學理的研究。海晏生性慷慨好義，樂善好施，村子裏一般認識他，或不認識他的人，只要遇有困難向他求助，他不

但真心同情，更進一步樂於幫助。海晏兄弟七人，他是行二，遠近親友間多以「二爺」相稱。

同治初年，西北回民的反清運動，風起雲湧，聲勢日盛，馬海晏遂同馬占鰲起事於河州。馬海晏膽識過人，尤其長於軍事天才，每戰必奮勇當先，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表現卓越，因此馬占鰲令馬海晏為「先行」即「前敵指揮」之意。在馬占鰲的領導與馬海晏的指揮下，河州地區的反清力量，一天比一天壯大，一天比一天頑強。因之陝甘總督楊岳斌說：「河狄回逆，負隅逞毒，久為甘肅心腹之患。」又說：「甘省回匪股數繁多，以河狄為最強。」左宗棠接任甘督之初，令南路川軍吳士邁向河州推進，離渭源縣十五里的一杆旗地方，與馬占鰲的回民隊伍接了一仗，被馬占鰲打垮，損失慘重，因之清軍聞風喪膽，左宗棠說：「甘肅自河州諸軍節節潰退之後，蘭州與鞏秦一帶處處梗阻。諸軍潰退者，雖藉詞疏通餉道，然距賊尚遠，遇賊即潰。」又說「蓋用兵以顧餉源為

主，佈陣以防後路為急，理固不易也。甘肅餉源，現恃秦州一帶轉輸，而河州逆回專以斷官軍餉源為主，秦州西通河狄，東連鳳寶，北侍平涇，南枕階文，為度隴要道，如不早圖，則蘭州即成孤注，難以圖存。」清廷批以：「河州為甘回負固之區，必破此巨巢，方可迎刃而解，著左宗棠察看情形，如兵力足敷剿賊，即可督軍前進，以竟全功。」

追隨護駕取得軍籍

光緒二十六（一九〇〇）年（庚子）六月九日，董福祥率甘軍「奉召移紮北京城內」，是日太后自頤和園還宮。董福祥以馬福祿編為簡練軍，馬安良編為鎮南三旗，馬海晏為中旗旗官，統編為武衛后軍。八月十四日，八國聯軍入北京，慈禧以大局危急，八月十五日「攜光緒帝及兩宮出北京德勝門西行」傳旨董福祥護駕。當時董軍正在京郊與聯軍激戰，至二十三日在良鄉接奉旨諭，於是董福祥率同馬安良、馬海晏、馬福祥北走，八月二十一日「兩宮抵宣化府」董軍追上

駕車。馬海晏在戰陣中因勞碌過甚而患病，再加上追駕奔波，辛勞過度，在抵達宣化後不久即病故，時年六十二歲。慈禧為顧念馬海晏效忠有功，追贈「記名提督」，遺職由其長子馬麒接任，並任命次子馬麟為哨官，此為馬麟取得軍籍之始。是時馬麟二十八歲，任隨董軍護駕。八月二十八日兩宮命提督馬安良趕緊成軍，開赴行右（西安），馬安良脫離董福祥，負一方面之責。

聯軍指董福祥為禍首，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三日（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廷革董福祥職，馬安良遂掌握全部甘軍，開赴蘭州駐紮，控制三隴全局，稱雄一時。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保荐馬麒為花翎副將銜循化營參將，馬麟在分統馬政（馬麟之堂兄）部下任步兵營帶，都司銜。

平靖寧夏長匪之亂

辛亥（一九一一）十月二十七日，陝西督標張鳳翹，副都督張雲山等攻占西安，響應武昌起義，宣布獨立，設軍政府。其時升允自陝甘總督開缺，攜眷至西安草灘子定居，不復作出山之計，十月陝西事變，升允逃至平涼，電請清廷速為收拾政局謂：「陝甘唇齒，陝西危，甘肅其能獨安？一面令長庚嚴加防範，一面起用升允巡撫陝甘，帥甘軍節節進攻。」帝從之。升允奉命後調陸洪濤之三營為基軍，令固原提督張行志駐鳳翔，以保隴南門戶，並函長庚募回勇二十營，下

令動員。陝西失守，廷旨會甘軍速援，長庚將馬安良的鎮南軍改編為精銳軍，命馬安良統帥甘軍「緊急援陝」，馬安良在河州、狄道、循化、平番當地招募回勇近萬人，連同精銳軍共編三十營，以地區為單位，以親戚家族為骨幹，編成中、前、左、右、後五個軍，由馬安良任總統，以馬麒為幫統，以馬國仁、馬占魁、馬廷勳、馬麟為分統，另附陸洪濤之振武軍、董恭（董福祥之孫）為左軍，於當年冬季東行援陝。

是時甘肅境內之秦州、兩當、慶陽、正寧等地紛紛響應革命。同年十一月十九日，寧夏幫會首領劉華堂在寧夏起義，成立寧夏革命軍政府，推選寧夏道孫廷芳為大元帥，劉華堂任總指揮，與西安民軍相呼應。陝甘總督長庚恐腹背受敵動搖根本，命馬安良派大軍鎮壓寧夏革命黨人。時馬安良率部正由安定向東進發，即派幫統馬麒分兵改道襲擊寧夏。馬麒令分統馬占魁率馬步七營旗，以其弟馬麟為先鋒，與陳必准所率之清軍分路馳赴寧夏。陳必准經安寧堡抵金積，遙守靈州，馬麟由河西經中衛，急行軍包圍寧夏城垣，占據城南地區，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與寧夏營帶牟憲接獨，牟即向馬麟投誠。劉華堂勢孤力單，難以對抗，急出北門，向平羅轉移，馬麟遂收復寧夏省垣，省城蘭州宣布馬麟克復寧夏。

會商，決定與乾州張雲山簽訂協議，時為民國元年三月七日。此乃陝甘地區全面歸順民國政府之始。

馬麒出任西寧總兵

民國初造，甘肅政局混亂，陝甘總督失勢，甘肅布政使趙維熙與甘肅諮議局聯合電袁世凱擁護共和。民國三月十五日，袁世凱任命趙維熙署甘肅總督，自是甘肅納入共和體制。其時，馬安良之精銳軍三十營自陝西撤回甘肅後，駐防蘭州及河州一帶，是甘肅重要安定力。適於此時西寧總兵張定邦調職，繼任馬福祥因服制未滿，無法到職，其遺缺未便久懸，趙維熙為籠絡馬安良計，於八月二十一日委馬麒為西寧鎮總兵，馬麒於九月二十日進駐西寧。

馬麟因平寧夏赤匪之亂有功，獲任命為寧夏洪廣營遊擊，惟當時馬麒聲稱，遇有大小事，必須與馬麟商量辦理，因之馬麟未就洪廣營遊擊，借其兄馬麒同赴寧夏西寧。

民元，馬麒的軍事編組已有基礎，有騎兵和步兵十二營，建立了「寧海軍」，並稱為「寧海巡防軍」，馬麟任參謀長，兼左路軍統領，親率該部第二營駐防拉卜楞（今夏河縣）。

民國二年，甘肅護理都督張炳華（四川人）支持四川經略使尹昌衡力爭玉樹地區歸川管轄，這件事在當時成為川隴爭議的重大事件。

所謂「玉樹二十五族」就是「南稱巴彥四十族」，清嘉慶年間曾經做過一戶口調查，發現雍正十年時的「南稱巴彥四十族」，到那時候只剩二十五族。又因玉樹地區已漸成二十五族的中心，所以後來改稱「玉樹二十五族」。

民國三年三月六日，北京政府派張廣建為甘肅民政廳長兼都督。因張允馬麒之請，呈准北京政府，派甘肅忠武軍統領周務學為勘查川隴邊界委員，偕測量繪圖員牛載坤十月十五日到達西寧，與馬麒會商後，馬麒派鎮守使署西北史地專家周希武參加勘查工作，並即行出發，馬麒派寧海軍幫辦馬華榮率騎兵四十餘人護送，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到達玉樹，四川派石渠縣縣長李銘為勘界委員，會同勘查。

幾經查證，確認昂謙和玉樹是一個部族，不能分隔，勘查結果，查明「隆慶」與「昂謙」原為一族族名的異譯，當時川邊公文稱「隆慶」，甘肅公文稱「昂謙」，實為一地，而北京政府不察實情，竟有將「隆慶」劃歸川邊，將「昂謙」劃歸甘肅之電令。後來北京政府國務院會議根據周務學之勘查報告，於次年三月批復玉樹二十五族仍歸甘肅西寧管轄。於是川邊經略使尹昌衡的軍隊撤出了玉樹地區，解決了川隴多年的邊界糾紛。

任馬麟為支隊司令，駐防結古。並由西寧至玉樹沿途設置驛站，全程一千六百二十里，共計三十個驛站，以恰卜恰、大河壩、野牛溝三地為重點。並先後在玉樹、都蘭設置理事，主辦民政事務，這些拓邊的艱巨任務，均由玉樹防務支隊司令馬麟主持。

清吏開缺陝甘總督升允於民國三年六月二十日在內蒙傳檄，反抗民國政府，仍自稱陝甘總督。四年十月，清宗室近支正白旗宗社黨人呂光在升允策劃下，由東北經北京、綏遠、寧夏、拉卜楞，於民國五年二月至保安（今同仁縣）隆務寺，以「承制總督內外勤王忠義馬步全軍一等忠孝侯」名義，煽動蒙藏土族同胞起事勤王。二月在保安成立「王府」，以「宣統八年」年號張貼顛覆民國的漢、藏文文告，圖謀清室復辟，組織保安十二族為步、騎八大營，操練兵馬，懸掛「助清滅民、保國安民」藍底紅字旗號，其時蒙、藏、土著各族受其蠱惑，蠢蠢欲動，呂光以為復辟之勢業已形成，於八月中逞兵循化縣扁都溝。

一舉消滅呂光復辟

總督張廣建認為清帝復辟，茲事體大，乃電請北洋政府責令西寧鎮守使馬麒迅速查辦呂光。馬麒奉令後，由西寧馳至巴燕戎（今化隆縣）調度寧海軍進剿，呂光認為形勢不利，於民國六年春率部由保安潛逃，四月二十八日佔領貴德縣城，知縣陸祖武逃至尕壤請兵，同時呂光在貴德縣加委活佛「阿勒吉日卓巴」為護國禪師，加委辛鳳翹為提督，白成爲將軍，並加委總兵多人，情勢日形猖獗，甘寧青史略：「初偽忠順公呂光者，宗社黨也，偽皇六子之名，號召夏河一帶被擊潰，嗣後遁跡保安，竟於是夏嘯聚番眾流亡數千，潛據貴德，勢甚猖獗，時中原多故，國體更易之說起，載漪亡命草地，與宗社黨陰為結納，偽檄流播，搖動日甚。」馬麒於五月十五日派寧海軍第二營統領馬麟為司令，馬隊第十一營長馬海淵為副司令，率兵分路出發。

馬麒以變生肘腋，呈准總督張廣建派兵鎮壓。馬麒令其弟馬麟率寧海軍第十營出發，行至扁都溝時反被呂光的保安十二族的大營所包圍。幸好馬麒在參將任內與循化「薩拉八工」相處融洽，且馬麟所率的第十營多係薩拉八工子弟，於八月廿七日自動赴援

同時呂光將貴德黃河渡船破壞，並在黃河南岸設伏，倚險據守，馬海淵將其所屬一哨騎兵佈置在黃河北岸渡口處以牽制黃河南岸呂光兵力，自率騎兵四哨，取道水地川，經康楊家，由扎麻山及果多山進兵，二十一日黎明突至貴德縣臨城的河東鄉，呂光令將軍白成、提督辛鳳翹率領烏合之眾近千人至河東鄉阻擊，馬麟率部經尕壤馳至。雙方以兵力合擊，一經接觸，因眾寡懸殊，烏合之

衆，作鳥獸散。呂光以勢窮力蹙，於城未破前急與白成騎兵潛逃，中午行至縣城以西約三十里處被馬麟派兵追及，逮回縣城，立將白成梟首示衆，將呂光及辛鳳翔等人解送西寧，活佛「阿勒吉日卓巴」畏罪服毒自殺。

呂光、辛鳳翔解至西寧收獄，總督張廣建聞訊，派軍王衡、龔慶霖前來西寧會審呂光，而呂光以此事早經敗露，直認復辟清室不諱。

適其時六月三十日張勳偕陸軍總長王士珍、步兵統領江朝宗、警察總監吳炳湘、第十二軍師長陳光遠、第十三師師長李進才及康有爲、劉廷琛等擁清帝宣統在北京復辟，總統黎元洪避入日本使館，通電各省討伐張勳。至九月底張勳復辟失敗後，根據總督公署轉達北洋政府就地正法之電令，將呂光等絞死西寧獄中，轟動一時之呂光復辟事件，至此落幕。

馮玉祥軍進駐西北

民國十三年秋，馮玉祥占據北京，認爲西北只有零星的地方武力，是軍事上的真空地帶，在那裡求發展，沒有多大的阻力，而且西北在地理上居治亂之關鍵地勢，乃於是年七月三日向北京政府條陳西北邊防計劃。十四年一月四日段祺瑞任命馮玉祥督辦西北邊防，馮玉祥爲了要利用回教上層人物之影響力促使隴上回教鎮守使馮玉祥軍進駐西北表示歡迎，乃保荐綏遠都統馬福祥任西北

邊防會辦，回教學者馬鄰翼爲襄辦。於是馬福祥除向馬鴻賓，及涼州鎮守使馬廷勳、甘肅鎮守使馬麟、西寧鎮守使馬麒爲馮玉祥軍疏通外，並將其子馬鴻逵從綏遠調回西北，作馮玉祥軍進軍西北之先鋒。

民國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段祺瑞又任命馮玉祥兼甘肅軍務善後督辦；九月十三日馮軍甘肅督辦公署參謀長蔣鴻遇，師長劉郁芬抵寧夏，代表馮玉祥通電就職西北邊防督辦，十月十九日蔣鴻遇等部進駐蘭州。馮玉祥軍進駐蘭州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將陸洪濤的甘肅陸軍第一師之負責將領鮑玉祥、李長法等八人誘至省政府後花園全部活埋，此爲馮玉祥軍剪除甘肅地方武力的第一步。

民國十四年九月十五日，馮玉祥收編馬麒部爲暫編第二十六師，任命馬麒爲師長，馮麟爲副師長，編制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三個旅，委馬步青、馬步元、馬吉慶三人爲旅長，馬步芳等爲副旅長。十五年九月十七日馮玉祥督師五原，任國民革命軍西北聯軍總司令，並任命劉郁芬爲駐甘總指揮兼代甘肅軍務督辦，指揮孫良誠、張允榮、吉鴻昌、趙席聘、孫連仲等部進駐甘肅。

馮玉祥在蘭口軍事失利後，平、津及北方一帶的馮軍大部撤退西北。陝甘兩省爲向來著名的貧瘠地區，自太平天國起事以來，擔負國家稅課半數以上的東南各省，不是被太平軍佔領，就是戰亂頻仍，賦課幾乎停頓，各地倉庫積儲所存無幾；北方各省則連年

耗於清軍徵用，幾乎十倉九空；在收入稅減的情形下，由於軍費膨脹，支出卻急劇增加，財政困難日甚一日。

甘肅是靠東南各事協餉的省份，也因太平軍興起之故，無法再獲得協濟，因之甘肅實際情況，據楊岳斌說：「臣前盤查司庫，僅存一千餘兩。」甘肅青史略著者慕壽祺說：「蘭州自軍以來，風鶴一日數驚，當地百物翔貴，四面楚歌之際，公家妙手空空僅賴部司鈔票，吸收民間現金四百餘萬兩，其數不爲不多矣，卒焉限期收回，不顧信用，民雖不言，其能無愧於心乎？」劉蓉說：「民命所繫即國脈所繫，戕元氣以求庸革之華，伐本根而冀枝葉之茂，自古迄今未有能濟焉者也。」

自經清末搜括，甘肅財力及物力已至「井涸池乾，山窮水盡」的境地，至民國初年甘肅各地仍然貧困，未見復蘇；而馮玉祥的數十萬大軍撤退到西北陝甘兩省貧瘠地區，供應龐大的餉精，自然發生困難，因之巧立名目，增加稅收，多方搜求，苛捐雜稅之多，爲歷來所罕見，如煙囪稅、井口稅、結婚稅、青苗稅等不下數十百種。劉郁芬委馮軍師長趙席聘爲河州鎮守使，葉超爲導河縣縣長。趙、葉二人到任後，派款、拉伕、苛捐雜稅，多如牛毛，且較其他各地爲重。因之民衆在十七年春上書趙席聘，請求減免稅捐，趙席聘即電劉郁芬謂：「河州回民有抗捐、抗稅之意圖。」劉郁芬回電指示：「稅捐

為我軍餉糈之主要來源，抗捐、抗稅之風不可開，仍照既定之原則徵收。」

趙席聘得此指示，變本加厲，恣意橫行，並將南川楊妥家村因民事糾紛在押的馬布奇等七名東鄉族民衆活埋以立威，這種暴行，更加激起河州回民群衆的憤怒！當時有一首民謠：「河州來了個趙毒蟲，百姓活的真難行，收拾槍馬就起身，攆走毒蟲好活人。」

「由這一首民謠可以看出河州地方的變亂，就在眼前，只要有星星之火，即可形成燎原的變故了。」

馮軍打壓地方武力

馮玉祥軍進駐蘭州後，全力剪除地方武力。隴上原有八鎮：隴東（平涼）鎮守使張兆甲、隴南（天水）鎮守使孔繁錦、寧夏鎮守使馬鴻賓、甘州鎮守使馬麟、涼州鎮守使馬廷勳、肅州鎮守使桐仁、河州鎮守使裴建準、西寧鎮守使馬麒。這些隴上八鎮中，除寧夏鎮守使馬鴻賓於馮軍經過寧夏時業已響應馮軍而無被消滅之虞外，其餘各鎮都覺得被馮軍置於逐一剪除之列。首先平涼的張兆甲、天水的孔繁錦，聯合反馮自救，徵求各鎮的意見，西寧鎮守使馬麒表示中立：「示意希望在地地方平安定的原則下和平解決！」在張兆甲、孔繁錦舉兵逼近蘭州時，馬麒按兵不動，保持中立的立場。

適於此時，甘州鎮守使馬麟前來西寧與馬麒、馬麟兄弟會商應變之策，馬麒對馬麟

說明了其所以採取中立立場的原因：「馮軍在平涼威震一方。馮軍之西來，不僅是爭地盤，而且是爭國之準備。馮軍為統治西北，我們這些地方武力，必在其剪除消滅之列。倘能應付得宜，能保全地方，不遭生靈塗炭，實為莫大之幸事，若不此之圖，起而反抗，則困難重重，前途堪慮！」又說：「只有用和平的方式，應付當前的局面，必要時將所屬地方交給馮軍，至於個人生死，也只有置之度外了；我們都是身經同、光兩次變亂之人，創痛未復，記憶猶新，再把地方投入戰亂，實在不忍，也是實在不應該！」會商是馬麒、馬麟兄弟與馬麟三人舉行的，最後馬麟說：「今後一切完全為地方的平安著想，其餘一切只有託靠安拉護佑了！」馬麟回到甘州後，以十萬銀幣呈繳劉郁芬輸誠，並將甘州移交給馮軍。

涼州鎮守使馬廷勳因其叔馬國良逝世，回河州大河家原籍奔喪，適於此時馬仲英在河州起事，馬廷勳恐馬仲英年輕氣盛，釀成大亂，多方呼籲和平解決，未得各方重視，且劉郁芬疑馬仲英之倡亂，為馬廷勳所主使：「此次河匪肇事，擾害地方，純由涼州鎮守使馬廷勳陰謀主動，藉便私圖，當時應使逗留大河家延不回防，蛛絲馬跡，無可諱飾。」因之馬廷勳之呼籲劉郁芬更是置之不理。馬廷勳認為情況不利，急回涼州住所，不幸為馮軍劉志遠旅會同警察局偷襲涼州鎮守使署，馬廷勳驚惶失措，慌忙逃出鎮守使署

，急促出城，涼州遂為馮軍佔領。接著馮玉祥出示布告說：「該逆鎮守涼州十餘年，殘民以逞，在父母之邦，行豺狼之政，橫徵暴斂，民不聊生，今復弄兵作亂，破壞統一，罪大惡極，無可逭恕。」

至於西寧方面，馬麒電劉郁芬謂：「希望在地方和平安定之原則下歡迎革命軍進駐西寧，一再表示傾向之忱！」馮玉祥復電馬麒表示：「仍希依舊維持地方治安」，劉郁芬更復電極力嘉勉。

民國十六年六月甘肅省長制改為委員會制，委任劉郁芬、宗哲元、蔣鴻遇、馬麒、胡敏成、馬鶴天、趙元貞、郭俊傑、楊慕時等九人為委員，劉郁芬為主席，適其時馬麒腿痛宿疾復發，不良於行，允在西寧就職，西寧在形式上已入馮軍在甘肅之體制。

其餘各鎮次第為馮玉祥軍消滅剪除，三隴完全由馮玉祥軍統制。（未完待續）

編輯報告 編者

△「陳樹曦回憶錄之十四、丁慰慈回憶錄（四）」續稿因排校不及延至下期續刊，敬請讀者期待。

△本誌三四六期二十二頁中段第十行第一字起「近代大思想家……至不也是受人崇拜嗎？」共二十二字應刪除，因校對疏忽，特此更正，並向作家及讀者致歉。